



皇明文衡卷之七十九

神道碑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

保謚忠肅王公神道碑

彭時

公諱翔字九臯姓王氏其先世家欒州自公之父避元季兵  
亂徙居滄州之鹽山故今為鹽山人公生有異徵氣清質秀  
甫十歲能讀書父即勉以仕進克自勤勵學遂有成永樂乙  
未登陳循榜進士第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甲辰授大理寺  
左持正因註誤左遷行人宣德丙午用廬陵楊文貞薦陞行  
在山東道監察御史當是時任風紀者多事矯激惟公謹重  
達大體上下賢之乙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正統丙辰奉  
勅鎮守江西政不苟刻吏民畏愛未幾往浙江除土豪理鹽

法能聲大著已未四川松潘番賊爲患命將往征以公叅贊軍務公欲懷以恩信有來降者卽以所賜白金寶楮易牛酒搞之番酋商巴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以寧辛酉出鎮陝西飭兵備壬戌往遼東提督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特簡任公且授以便宜之權公至守將以下庭參公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得其再三哀請乃已於是官軍咸股慄莫敢不用命逾月躬出巡邊治障塞嚴斥候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解寡俾成室家人人感激其治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公判曰

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璟償葬埋費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癸亥陞左副都御史丁卯率師出境破虜有功陞右都御史己巳陞左都御史是年秋虜酋也先分衆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賊乃遁去公在遼東十數年勤訓練廣儲蓄食足兵強爲諸邊最其拔用將校如施聚焦禮輩皆以勇畧知名亦非他邊所有也綏懷東夷女直恩威兩盡往來朝貢者無不惕威而感德景泰壬申

召理都察院事尋加太子太保會廣東西賊寇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卽捕朝廷命公總督兩廣軍務公至推誠撫諭蠻夷向化者多思恩知府岑瑛土官也屢有勞效或疑其反側公令瑛領兵屯桂林聽調人言乃息其他土官有爭職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癸酉少傅王文端公

以清德雅望居吏部年且老矣朝廷思得剛明果斷者以  
濟之乃召公還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士夫以得人相  
慶乙亥公年踰七十乞致仕不允已而乞歸展省又不允命  
有司為公起第于縣郭西蓋以慰安其心也公掌銓衡子子  
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選法  
為之一清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罷舊宮僚公上疏乞致仕南陽李文達公言於  
上曰王翱廉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  
篤已而文達被讒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復被寵  
任焉當是時

上眷遇公加隆特官其子國子生竑為錦衣衛副千戶而賞  
賚以金玉束帶錦繡衣服銀器玩器等物歲無虛月屢召與

近臣同遊西苑南城及屬從獵近郊燕賜優渥一時擢用廷  
臣惟公言聽有出他久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每召見便  
殿訪問從容呼以老王而不名其見敬禮如此辛巳秋加大  
子少保甲申

今上嗣位賜銀五十兩鈔五千緡是冬命遇雨雪免朝參乙  
酉春復加太子太保公年雖高精力矧少壯人然無歲不引  
手致仕皆蒙優詞褒答勉留不果行丁亥公有疾  
上命中貴挾御醫往視并致白絮上尊之賜七月疾益篤其  
請益懇切

上不得已允之居數日遣中貴齎賜勅諭并金織衣一襲  
銀三十兩鈔三千緡時已不能就道至十一月六日卒于京  
邸距其生洪武甲子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四

上聞訃嗟悼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僕諡忠肅遺管諭祭營壙  
給驛送還其鄉以卒之明年五月初三日葬于帽架園之原  
曾祖進昌祖大老父得林俱贈樂祿夫夫子太僕吏部尚  
書曾祖妣徐祖妣劉妣張俱夫人配宋氏先公二十二年卒  
累贈夫人次張氏亦先卒子男一節婦也女二適河內南參校  
賈傑孫男二長田次隣國子生女三曾孫男女三公天資仁  
厚操履端方居官涖政謹繩墨蹈規矩一毫不苟且其待人  
外若毅而中實寬和好惡所加者悅而惡者不怨論事語  
簡而質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且持已廉潔無私而自奉甚  
儉薄自初仕勤勞于外與晚起廟堂皆然未嘗以壯年  
其心蓋年愈高而志愈勤守愈忠君愛國之誠愈篤  
不懈真厚德君子也跡其所以亨盛福榮名無愧於古之夫

臣者其在此歟大宗伯妣公狀公行詳且實矣公子竚欲刻  
石置于神道請予文之予素敬重公苟可以焯德信後義矣  
容辭惜乎文不足以既其實也銘曰

有美王氏世居于灤積善秉義隱處是安避兵鹽山遂定厥  
家再傳而顯揭德振華其振伊何自公特起降誕之祥虹光  
兆異乃勵儒業乃第科名游歷顯位駿望鏗錡公出四方憲  
度清肅弊革利興兵民攸服其在 中朝恪秉銓衡賢才彙  
進治道乃成公何能然惟德之進惟公惟廉惟勤惟慎公以  
接物繩直準平廉以律已玉潔水清勤以涖事夜寐夙興慎  
以存心晨惕夕兢祇事  
五朝始終若一為 國元老為士矜式官躋一品壽踰八旬  
推今較古如公幾人公今往矣疇不嗟悼匪私于公惟德是

好渤海故郡高墳我我於乎忠肅千載不磨

姚文敏公神道碑

惟姚氏系出有虞其先家汴梁宋南渡徙居桐廬世傳詩禮多知名士而未甚貴顯貴顯自公始公諱曉字大章損菴其別號也生一歲而孤性資穎異克志于學十三遊邑庠博通經史爲文雄健有奇氣正統戊午以春秋舉浙江鄉試第一會試乙榜入太學祭酒李公時勉司業趙公婉一見器重之少保楊公溥聞名且遣子壻從學而公不自滿復遊錫忠愍公之門請益士大夫莫不高其志壬戌會試中第一與從弟龍俱登進士人榮耀焉及擢吏科給事中首以脩德舉賢選風憲立謚法等八事爲言多見採納甲子夏旱奉命祀北鎮雨應期至丙寅持節開封晉府徐溝等王未還

而毋夫人卒公以不及奉湯藥爲恨號慟幾絕葬祭一以禮已已服闋復舊任是秋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大臣勸進邸王議未決詢諸六科公曰社稷大計爲大臣者當任之而詢諸小官何邪事乃定十月虜騎犯京城禁兵出戰未大捷公請遣勅召邊將楊洪等領勁騎入援虜聞一夕遁去景泰庚午廷臣薦公才堪大任陞南京刑部右侍郎振舉廢墜刑獄以清壬申改南京禮部奉使雲南考察官吏癸酉還朝留任禮部丁丑正月

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澐在告公強之出率文武群臣問安且請復立皇太子正位東宮疏成未上而英廟已從石亨等請出復位矣亨因挾私弄權軒輊大臣而進退之調公南京刑部已而有言公才者

英廟悟驛召至京轉禮部左侍郎賜二品服戊寅調吏部時  
王公翺爲冢宰選用人才資公爲多癸未遷禮部尚書先是  
典禮者未愜人望公任之奏對從容儀度閒雅  
英廟喜曰禮官真得人矣甲申

今上嗣位公贊襄大禮中節合宜首開經筵 命公侍列有  
白金文綺寶楮之賜乙酉成化紀元

上研籍曰幸大學悉從公請而行禮成宴賜有加公嘗云輔  
政當謹諸始丙戌秋率群臣上封事有思艱難崇節儉謹名  
爵戒逸欲之言

上欣然嘉納勉諭甚至丁亥正月賜金織麒麟文綺戊子復  
率群臣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服食言

### 勳宜采遵

祖宗舊制言激切有感動意是秋

慈懿皇太后崩卜具葬內閣執不可公率群臣覆奏詞嚴而  
義正於是合葬祔廟之禮以成公在禮部所知首舉僥倖止  
息凡遇災異必引咎辭職疏上輒蒙慰留復乞祭先塋

上曰卿老成當朝夕輔朕未可言私於是衆知 朝廷倚重  
公者至矣尋轉吏部尚書寔己丑六月也公整正銓法務愜  
輿論品藻人物必得其情至於方面轉遷亦必以序有欲撓  
之者卒不變辛卯秋通前秩滿九載加太子少保遣中官賜  
羊酒寶楮以示獎勞是冬彗出軒韓公上疏反覆諷諫董有  
感悟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前歲彗星示變以來  
四方漸覺多故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

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因再上疏乞歸田  
不允憂形于色疾遂作

上命太醫朝夕軫視仍遣中官賜羊酒米蔬臨問比卒

上震悼賜賻鈔萬緡遣禮部尚書鄒幹論祭贈榮祿太夫少保

諡文敏 命工部造墳兵部具舟歸其喪所以賁終之典厚

矣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莅政精敏

踰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有以嫌疑騰謗者公不與辯亦不

為之變節隱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動搖立朝三十餘年憂國

憫民恒存念慮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惟恐已後人先每

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

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

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公所為文豪宏富贍似其為人所

存藹藹堆稿一十卷其四書本經義學者式之公生永樂

年十二月十七日卒成化癸巳二月九日享年六十曾祖鼎

祖伯華父惟善有隱德以公貴始贈父徵仕郎吏科給事中

後累贈父及祖俱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楊妣申屠累贈

夫人配王氏內助賢能累封夫人子男三璧甲申進士兵部

郎中璽國子生瑩女四一適鄉貢士吳春先卒一適國子生

陸竣餘未行其長男女四人俱王出幼者俱側室金出孫男

三敏敬敬女二璧扶柩南還以卒之明年閏六月二十五日

葬于邑金牛山之原立石神道來徵予文予以疾固辭而請

益堅顧予與公同朝又相知為最深自公之逝予悼惜尤至

豈可終無一言以副孝子之心哉乃為采摭誌狀序次如右

繫之銘曰

山川間氣生名賢才高意廣氣浩然讀書下筆文湧泉科名  
屢占多士先拜官禁近拱御筵羽儀燦爛孤鳳騫時乎景  
泰天順間兩京三品看屢遷雲龍風虎會當年文昌高朗凌

台躔仰輔

天皇司化權四方英俊歸陶甄公於是時任調元溜深負重  
如山淵忠言讜論累百篇致君欲過堯舜前心勤事左思歸  
田終情未遂殊憂煎翻然長往不少延六十甲子繼周天四  
海蒼生嗟棄捐百身莫贖有淚漣我

皇聞訃誠哀憐贈官錫諡恩禮全英靈歸塋桐江塹金牛山  
色開雲煙隧碑巍我澤且堅神龜鼎螭盤旋焯德有辭可  
細鐫芳名耿耿百世傳

侍郎葉文莊公神道碑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世爲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實諱重  
義元季有暴僧聚徒事焚劫爲鄉里害秀實印圖上其事  
官捕斬之時稱爲葉義士曾祖茂林妣朱氏祖明贈通議大  
夫吏部右侍郎妣郭氏贈淑人考春封兵科都給事中贈山  
西右叅政加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  
人繼母沈封太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  
同邑知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游邑  
庠遂駸駸有成矣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毅然以  
言責自任十四年

英皇北狩 郕王監國公率同列劾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  
請誅夷之以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  
師問罪以除大逆不廷之賊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而

聖駕之旋軫可期矣聞者壯之九月 監國卽位頒賞廷臣  
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  
操及虜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  
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悉合機宜虜旣  
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之賞罰旣行他日之勸  
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於事功恥無不雪讐無不復矣  
今効勞如孫鏗死事如謝澤韓青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  
不嚴赴難不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  
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  
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  
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師雖守  
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廟壇壝

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已而  
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公卽兼程以進除貪虐賑饑  
寒威惠並行民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  
根本而八府旱蝗相仍加以虜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  
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 社稷憂也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  
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

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 旨令尚  
書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是冬公以北虜南  
蠻爲患不已上䟽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之策  
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事以上及聞  
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

祖宗午朝故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  
千言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為主其有  
裨於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糧餉  
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遇虜失守殘  
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以進次第罷行之八  
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  
死亡設暖鋪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  
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  
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  
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七年  
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音乞留而公固辭不可  
大順二年

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  
例廣東鹽課不出境歲久鹽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  
廣西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而  
利歸于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後出境於  
是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兩廣守將顏  
頤自異是以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  
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衆韙其策而不果行公不得已請益  
兵

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  
擒斬數萬人而還或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復之  
賊也天順八年

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脩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脩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恃以無恐乃欣戴焉在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于邊塞恤已往賢臣爲方來勸

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 潘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綏輯流亡既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虜出沒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剴削邊墻增築城堡收

新軍以塞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

上是其言九年轉左侍郎公自入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悅服焉至若事非部分而關當時利害繫生民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辨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月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五

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緡諡爲文莊遣官諭祭營塋以明年二月十七日塋于邑之積善鄉溢瀆之原公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跂古人居家悃孝友莅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

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歐陽而功業自期於韓范以范公爲鄉先正尤景慕焉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清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長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卒也長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旣又狀公行畀長長奉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以請因撫狀言著其槩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優於政矣其文巨傳文或工矣政譽弗宣達觀于世百靡一全而公兼之寧不

爲賢惟公問學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皎清文達識自視無前檢身約已猶恐或愆貶歷中外逾三十年忠君愛民心實勤拳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浹于民威行于邊緬懷鄉衮我其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志之遠而去之遑位不滿德繫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於乎文莊百世不諼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

墓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

宋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官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備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賊怒碎公首縛于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

上命諸將力戰賊敗去後五年甲辰

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煇泣曰先公沒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

烈不自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 國史余嘗待罪  
太史氏不敢以耄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  
莫知遷徙世次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驍勇絕人儔  
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

上于臨濠

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虜其帥以歸  
進攻全椒拔之郡寇據繆家寨公夜襲之寇散走

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其陣  
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  
午從

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  
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 命宿衛產右丙申

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并徙金壇諸縣  
皆下之過馬駭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  
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  
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  
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 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  
國陷山澤中者八月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  
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還 命守太平後四年遂遇  
害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邵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  
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  
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  
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  
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

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自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  
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閭漁人出竊負以走  
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僦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棄江中孫  
氏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蕪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  
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其偕行明年辛  
丑二月達

上所孫氏泣抱兒拜

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

詔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令官卽  
熾也熾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草  
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鴉呼觀公

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不殄其後豈  
不宜哉銘曰

雲雷邁屯宇區分篤生

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滄若雲誰其最雄  
花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麈磨大刀長戟屬橐  
韉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繼弁貔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  
越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震遭者膽  
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爲  
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征葭朦曠蔽江躡鉤援  
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軍顏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  
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齧齧怒髮上衝氣如烟叶汝賊兇  
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帝闕請為厲鬼拒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寃  
天子下詔褒忠勲東丘建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墜  
宗祀天所敦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  
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諼弗信請考太史文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危

公新墓碑銘 宋濂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

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  
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  
始還葬金溪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於歿 歲深懼公之功行  
世系不昭白于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求謁新墓之  
銘濂守官無暇久未克論撰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

相知特探在前朝時欲引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  
為同僚相得甚驩於是評騭羣行而勒文于碑其文曰公諱  
素字大傑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其生而手中有文  
曰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  
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仔倡赤手起兵  
擒巢黨柳彥章于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  
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溪白馬鄉譜  
圖亾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係末景某年進士通直郎知臨  
安府仁和縣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  
政事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大  
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公龍友公  
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

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祖妣王氏彭氏妣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郎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奉十一年遷儒林郎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察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大司農丞又明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年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二十一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資政

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字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明年棄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追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二年授以今官三年兼弘文館學士俄有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五經大旨據座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曾君暨黃君暉葛君元哲更相策警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臨川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梈之門質而正之二公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多與公參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

震動江右間出游金陵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巖張公以狀元爲顯官少所稱許獨推伏公曰危君爲狀元庶幾相當老夫有媿色矣張公入朝遂挾公俱行達官貴人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檢討經筵也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嘗敷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縱加罪罪在操觚者業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漣一革囊金織文幣人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千萬賑河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之官也公復移書執政請脩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遺書成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以君臣政要公悉心爲之不數

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宮人之賜公復辭曰臣有糟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揖難公公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勒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州構暖泉書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子順帝以公善筆札詔書釋氏書公辭曰臣官冑監以教化民彝爲職外教之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宮學也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曆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祭之非謹諡法嚴祀典以祛謬妄時翰林承旨張公蒼翁爲博士禮文有關者同補正之

人稱爲雙壁其爲國子監丞也捐束脩餼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攷于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地授畧殖除荆棘闢田幾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其陞禮部也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替皇太子受玉冊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官公謂克學曰儻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撤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曆初舉兵欲翊戴明宗燕帖朮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爲雪其冤容城氏魏敬益買田千畝後見鬻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執政居第與燒飯橋

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諍止之降香祀嶽瀆故用金十兩爲香函吏利金以銅半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維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錠賑之所全活者甚衆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安其官大司農也分京南保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田氏聽後妻讒殺其子公憤之職旣不可治乃爲文祭其子民悔媿後妻逃去人握手相戒不用婦言其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惟一曰君向寡言今又多也公曰時危恩重情豈能默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叅議中書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爲本請專任甘肅行省平章

定任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誤軍事用樞密副使普顏不  
花爲中書叅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木兒黃常爲禮部尚書  
頒曆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  
之民順帝欲以公兼兵農宣撫使公以踈遠辭且諫曰今日  
之事宜卧薪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  
用舊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使十名上中書  
中書藉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  
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  
久滯者獲伸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婦婦訴官達刑部吏受  
賕欲緩其獄以俟赦公以事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  
史也亂兵殺易州達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  
書左丞成遵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幹藥平章與公不與

皇太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叅知政事  
也刑部尚書朶列圖兼興和路編管與守將有隙守將誣其  
欲擅發官囚糧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無發封狀釋不問  
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相太不花幕府數以公事  
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察御史劉君楚伴擠之會晦至燕  
都囊故人所寄買馬白金君楚攜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  
爲賊狀上中書公疑亟爲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  
千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敗陷  
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賊也公白宰  
相釋之楊感泣曰參政生我枯骨中惠大無以報然叅政長  
者爲公法釋我我不敢私謝期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李  
羅帖木兒戰死之太監四院經歷徐某藏盜贓盜敗徐就鞫案

已具要官庇徐屬之從木減使三返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叅  
政董復初素有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稱海宣慰司時取  
官中米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字羅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史大夫  
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欲二人無鬪莫  
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字羅帖木兒爲丞相治四川以擴  
廓帖木兒爲丞相治河南各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爲上  
言之普化如公言順帝及皇太子咸以爲然會丞相搠巴監  
喪妻不出事中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請封徽  
國朱文公爲齊國以龜山揚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山真  
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庭公爲御史時亦請封謚劉養  
寧上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爲文以少牢躬祭費

墓禮部員外郎呈女碩使僞漢陳友諒不出而死公爲奏官其  
子京畿歉國用不足公奉旨以錢幣誥勸募民入粟公以義  
諭民聞者感動荷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宮  
殿火順帝勅重建大安睿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爲  
祖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亦以  
爲言遂罷其役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爲太祖肇基之地  
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玄嘗伏闕  
上疏言郟王其之寃公高其義補其子宣使時埜速達兒爲  
省平章挾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公曰是尚可以仕邪不去  
禍且及即上章辯荅里麻巴無罪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  
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丞相失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悞  
國至斯不可救矣亟請河南王擴廓帖木兒總兵以衛畿甸

而固守之當時事勢已不可爲及再入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亾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將就沉溺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力挽起之且謂曰公毋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居任比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已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冊公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亾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宋穆陵顯骨爲楊輦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山僧相傳授爲祭器公言于

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聞人訖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

恒若貧賤時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待制黃君昂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衆累持文衡考試多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凡事有關於名教可以勸風俗者必爲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歲輒䟽食不御酒倉吏進祿米贏七斗時斗可易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徽政院使允滿達兒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爲公壽公却之曰國體當爾居中書凡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衣食者厚賙而生之於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私爾乎公博學善文辭至正中獨以文鳴天下凡朝廷制作皆出自公手四方欲顯白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爲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

趙氏先十一日卒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至正二十年進士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爲安慶府儒學教授旂登仕郎大都儒學提舉亦前十年卒女六人一適同邑曾侁堅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平天次德童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固足以不朽矣銘三

二氣孕精至文乃生凝爲川嶽煥爲日星天地之文因象以示象默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迄今有聞其能

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駿烈宏謨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  
在君子維八十年其績甚偉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奧學醇辭  
孰能與齊在至正初交薦而升敷繹聖經以瀟帝明中原荐  
饑黎首告病公跽而言民爲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  
褒嗟曰維汝功往師成均朦瞽有相化其囂荒趨厥禮讓貝  
葉之文有詔俾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豸冠或爲宗伯  
或居中臺或參廟畫孰宛弗雪孰善弗褒孰蠹孰莠弗除弗  
媿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剔之殛之扶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  
是誓曰匪其然吾畏後世南風泱泱耆老論凶屹如丘山以  
鎮四方疆土日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姦肆威  
盜秉國鈞畏公有言出爲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  
吁吾何可祿微服宵趨房山是居庶士惶惶如涉失桴

天兵北征驅雷走霆有耳莫聆燕社已傾公曰國亡吾曷不死公忍不死以存國史

大明方隆多士景從有 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可爲公則旣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斯文公文之純大章玄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爲山孰深爲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宋濂

皇帝登太寶之明年卽 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二年雖亳社已屋曆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修成書而 命翰林學士宋濂爲之總裁庶幾得筆削之八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旣奉詔執筆唯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沒真於忠義傳中殷士之高

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摹範一以之私理宜詳懸綽有石願先生爲書之按東所造事狀殷士諱嘒殷士其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於郡庠公方類解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侯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夫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鄱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數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嘒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爲惟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東游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遊羽陽山中旣而嘆曰學者將用世爾柰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參知政事朶爾直班公及丞相賀公惟一真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

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  
編脩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  
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  
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爲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  
日辟朝空宮以淹國郵吾之不能爲公存猶公之不能爲我  
也盍亦各諗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  
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爲士子義不可辱國  
汝幸收吾骨南還卽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拾級  
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獻欵言曰  
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富貴君何爲自苦  
如是耶縱曰爲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大  
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餼使家人

歌舞爲驪環守至日晏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  
俱輸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之給  
午曰吾今知汝意矣汝言良是也可取吾告身來第吾慚見  
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大喜持錢出沽  
鬻鬻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冠裳帶舄列寘不紊殷  
士死已久矣其壽六十一云午買棺以斂同知溲州事陳介  
北山僧梓共營葬事以某月某日瘞于西山且刻石記之曾  
祖某祖某父某皆力本尚農享上壽以終娶里中桂氏隱士  
競之女兒也有遠識勸夫游學毋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沒  
殷士旣貴顯或勸求昏甲族以媒榮進殷士曰邨之共姜宋  
之伯姬區區一婦人尚以節義自守况男子者乎吾弟幸生  
男卽吾爲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

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弄為榮金華黃  
文獻公濟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之通譜系云嗚  
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  
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沒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當  
經國家之大防也有如殷七當示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  
就死而無悔比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  
心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為先  
務

皇上卽位之初蔽自淵衷卽勅有司建元忠臣行臺大  
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二廟以春秋奉祠事所以風厲於萬方  
者

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之事上聞旌之典其有

不降下者乎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靈承  
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壽為最  
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毫髮有愧雖生  
曷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  
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有冽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  
眼不見水精魄入地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尔死得  
死百世宜配韞綬金章誰非臣子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一

碑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胡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

上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卽奉天門召與語象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彼

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麀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以乂寧我我長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

天子孰使之然也

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夫地然天地仰而見跼而履惟

天子邈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險遠浮詣闕下以達其誠

上曰嘻惟天惟

皇考付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

皇考視民同仁予其承天與

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

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屢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雲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蠢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于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

天子氓故矜奮而來觀

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予甚厚初賜宴于華蓋殿既連宴于

奉天門每宴則命公夫人宴其妻于內館罷宴勅太官厚具獻

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廩餼

入朝班次上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感疾

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且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

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

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覩

天子聲光卽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受

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稽其子曰我卽不起其以兒入拜

謝

天子誓世世毋忘

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

有八

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卹典賜謚曰恭順遣

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  
負荷

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

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猶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已

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之石子岡勅爲文誌其壙王父

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刺失八請妻曰他係邪子一人曰遐旺

甫四歲女二人以遐旺龍襲玉爵

器皿及金銀錦綺錢幣甚厚賜

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

那那萬諾邪三人俾輔遐旺

勅建碑祠下命臣廣製

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

偏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

入臣廣仰惟

歸惟玃或後奉琛乘輶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浮泥王去中國

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爲難

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

其下以不忘

天子因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深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

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爲

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深厚者由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享孰不來王倚歎浮泥邈處炎徼感

化來歸風騰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趨抃牲牲跽曰

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祐戴天履地壽此幪幪翹首

大明遙來獻誠

大明遙來獻誠

大明遙來獻誠

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  
德懷仁春育海濡國有山川匿其寶物靈發其歲不愛而出荏苒  
草木惟葉萋萋煌煌者華有實其菁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麋  
麋亦踰以舞國黃耆曰 聖化所漸臣國雖過臣心仰瞻  
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錫賚有厚而旨云胡暮月疾忽及之奄  
然而喪復悼而非臨終之言謂其邁瘠死有弗忘

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蕃靡堪王匹生者誠歎沒  
有謚銘爵于王胤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安王靈其永  
無斃王雖不歸王聞孔彰  
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故亞中大夫寧國府知府陳公之碑

楊士奇

公諱灌字同故廬陵城此吟谿里儒家祖以章父天經皆以學行

重鄉里公生數歲而孤事母孝子時已卓卓有鉅人志讀書一目數  
行而穎悟絕人族長老器之為延師教之師不能應所求往往引  
去然益自砥礪嚮進既冠睹元綱日壞私憂世且亂去習兵法環  
所居皆良田築為塲圃而樹木焉人初莫測其意數年木鬱然行  
列而四方寇盜蜂起遂募義男以保障一鄉日屯聚士馬而號令  
指麾於其間隱然一良將其教練有方撫綏有道人人為用時江  
西諸郡多陷於寇環其鄉數十里獨賴以安者七年然志在保境  
而非有所圖利也陳友諒既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者強禮致公與  
俱至九江公睹陳氏不足有為也去之甲辰春

太祖高皇帝克武昌公因弘文館學士羅復仁詣軍門上謁

高皇帝與語奇之留帳下數日公力陳救亂安民之說悉見聽納  
遂擢湖廣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冬入 朝改中書省左司

都事遂陞郎中明年陞大都督府經歷大將軍徐達北征以公贊  
軍事既克秦州留公督築城之役不旬日竣事 朝廷遣使勞之  
命總制直州軍事丙午春除寧國府知府階亞中大夫下車首詢  
民隱爲興利除害增修先聖廟建學禮致師儒以教俊秀士習一  
新建祀典祠壇及驛館百廢皆舉爲條格革兼拜之俗覈欺隱之  
籍 朝廷取其戶帖一事行之天下宣城民田瀕江化城等十六  
圩故堤峻薄遇衝決則水傷禾稼壞道路歲以爲患公親爲規畫  
築堤廣厚加舊數倍又伐巨石作水門以時蓄泄民至于今賴之  
宣歙二水暴溢平地俸數丈民危懼計無出走致巫覡禱神水勢  
益甚公曰巫覡焉知事神躬禱于敬亭山神水患遂息所轄宣城  
者言其地之弊歲民租無入官廩率書虛籍公至有發其事者  
於是典司者皆忙忙懼得罪公私念此特徇故弊弗革耳非始造

奸也颺言於衆曰吾以某月某日行視邑廩蓋俾得爲計及期邑  
廩皆實而弊亦革有強盜四十八人以劫舟麥當死獄已具公聽  
其辭曰此愚民因舟漂抵岸而挺引取之非素有合謀安得四十  
八人悉同法府佐幕初皆難之後卒如公議坐先取者一人餘從  
減論公風采疑峻訟者至庭片語之下情僞莫遁故人咸畏服而  
其爲治務寬厚崇禮教鮮失所之民三年政化行焉旣得代當去  
百姓耆老壯少皆有戀戀不忍之意代者山東鞠騰嘗素負才不  
讓觀公所設施嘆曰吾徒當守而勿失也是年夏奉命督軍餉詣  
北平民胥悅趨事又明年還京師省臺達官相知者爭欲薦於  
朝公皆力辭遂謁告歸省先墓割田三頃建祠堂作義塾以訓宗  
戚子弟居無何被 召至京師未命卒於旅次洪武四年某月日  
也享年四十有七秉清介之行重義輕利族姻鄉鄰匱乏有急並

赴濟助間遇朋舊憂患狼狽倒囊周之雖屢不厭非才行兼有者  
歟子男三廓卓坦孫男三誠謹謙皆稱公之後坦尤忠信務義公  
沒將六十年坦介越府長史周君忱求書公平生于石余於公  
同郡知慕公久遂考長史所爲公傳及以聞諸鄉之君子者叙次  
之而系以詩曰

猗嗟陳侯瑰瑋踔絕才邁羣倫識亦闕達越在童冠鉅志疑疑有  
書有劍萬衆矣敵罹時孔棘衆懷兢兢奮庇其鄉屹如堅城孱弱  
盜名掉臂去之天之所興稽顙來歸軍門之言敷臣之忠惟

聖聰明日照海容簡其才猷以替政府匪直禪文亦旣輔武宣城

名邦建

帝之畿嘉其愷弟以寄嫗婺植之黍稷薈其稂莠民曰陳侯汝予  
父母仁以爲育義以爲教民曰陳侯汝時杜召遺惠在民永思無

數遺澤在嗣世率于德猗嗟陳侯惟言之英吉世有人視此刻錄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 車駕巡狩北京

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  
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  
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

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孽倖飭詐爲間  
一二讒人助於外於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

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  
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趾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  
有言於

上曰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  
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

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曹震  
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

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死者數言其徧薄放恣不可用  
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  
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殮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北京慟夫非命  
哀毀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啓殯歸而合葬於泰和縣其鄉  
某源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  
南唐爲徵事郎徙今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  
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繼累

官同知黃州府入爲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  
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  
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卽潛次混潛字  
用之自幼好學警敏疑然有鉅人志嘗受經於鄉先生王子啓及  
舅氏陳仲述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  
日故所得率出其同輩用之南弱冠其文章論議已馳騁頡頏諸  
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谿僻遠過  
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  
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辯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  
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  
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刻宿弊崇寬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  
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

校輿流徙來歸以累千計縣有龍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卽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陽春徭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卽獸怒跳蹶不可制用之待之如子而不拘於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令唯恐不及所歷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陞翰林修撰授承務郎 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五年 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克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人人衆事殷特命 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決莅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

過於

士召問具對云云

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於時以文事裨益

皇太子尤爲所重

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明年復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呂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

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資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於禍矣嗚呼用之闔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於詩

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爲文章馳騁  
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騷爲奇務去陳言出新意古  
詩高處逼晉宋所著者史論若干篇碑傳記序銘頌贊述若干篇  
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  
有過面誚之不爲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  
五十有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棗楫榆皆知務學果棗皆舉鄉貢未  
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其皆秀朗可望造物  
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  
仕於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於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  
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

榘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中毀  
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管管爲善固祐顏短跖長從古則有

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求不亡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碑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  
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爲蘄州  
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  
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  
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開先號筠澗娶高氏進  
士若鳳之子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  
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自誦數千言終身不  
忘十二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能難也而文思益發  
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廿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  
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仰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

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召兩人論議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卽具奏大槩言

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爲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爲明又言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

民玩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爲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

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大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伽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爲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

公設險以守其國重明擊斫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  
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爲天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爲備  
宜 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  
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  
有書院有學由有貢士駐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  
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

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入部堂索皂隸  
語嬉慢非禮

上慮公優閒怠逸卽除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  
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構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  
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

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太

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 朕於爾義則君臣  
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 朕大用爾遂侍父  
歸公天分高又感

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

高皇帝上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 詔旨遂謫河州  
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爲翰林待詔

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公既見置諸 左右深信任之時  
朝廷詔勅與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  
月陞侍讀學士奉訓大夫

上初與武臣丘福等二三人議建 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  
股肱也武臣咸請立

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

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  
年冊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  
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

於  
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緝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

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政交阯八年入奏事時  
車駕還高煦言解緝瞰

上遠出觀  
諸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

資歛之外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  
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禎期為中書舍人公仕前

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替外落  
席未暖初修

高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  
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

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  
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

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  
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不

畏疆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  
叱興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興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

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  
上前率引為已過明於知人

太宗嘗與論羣臣 御筆書塞義等十人名 命各跡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馴儉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

聖皇啓運受命自天聖氣浮淮有開必先既暨將臣天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珎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搃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

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渭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昴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燿火何施

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懲額額其城大燾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弛威一紀是釐習爽聞昧莫不惠來

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

右  
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北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  
禧推尊王爵上及三世澤逮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  
封爵允忠允孝以求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明刻銘貞石以  
勒殊勳

皇明文衡卷之十三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二

墓碑

節婦葉氏墓碣銘

胡儼

歎有節婦姓葉氏諱德壽百歲而終既葬十有四年其曾孫  
順書其事來北京介予鄉人胡思名詣吾廬拜而乞銘將刻  
石墓上以昭懿德示子孫辭懇而意誠乃敘而銘諸節婦之  
父曰遷輔世爲歎人生節婦甚鍾愛年十六擇壻得同邑江  
萊甫而歸之初歸江舅已歿朝夕事姑惟謹罔有闕遺相其  
夫辛勤以立家克盡婦道既十年萊甫卒節婦時年二十有  
六無嗣乃以其兄呈甫之次子榮爲後榮在乳哺撫育盡其  
心及長教訓之以義惇然閨門之內精純一心以率其下春  
秋祭祀之具長幼衣食之需賓親往來之禮皆經營於節婦

不以煩其姑而人稱之元末兵亂奉其姑避亂山谷中服勞奉養未嘗面憂戚之色而姑安之

國朝王師平禍亂乃奉姑還督僮奴營舊業土田日墾物產日滋而家益富姑卒喪祭如禮人尤賢之洪武辛未年八十有五郡邑以其事 聞詔旌表之署其門曰江萊甫妻葉氏

貞節之門仍復其家於是閭里有光子孫蒙休風俗用勸又十有五年而卒實永樂丙戌十一月四日距其生之年故元大德丁未歷甲子五百九十餘世鮮矣以卒之年某月某日葬歙北新州之清平里附其夫之墓子一人榮也孫二人長仁次祥女二人長適孫善古田知縣次適呂士賢曾孫三人長即順次堅次保女四人玄孫十一人曰善曰永曰惠曰文曰忠曰希曰政曰淮曰信曰杭曰勝女六人嗚呼洪範五福

克全者難五福以壽為先壽登百齡尤難也世之人自身及子孫者有之及曾孫者為難至於見玄孫不尤難乎况婦人之行脩於閨門人莫得而知至其終身則可知矣若節婦自少喪其夫守志以終其身始終如一日其享期頤蕃子孫揚休聲而垂世範者宜哉天之與善不誣矣銘曰  
金石之堅有時而折冰玉之潔有時而涅嗚呼節婦之志不可奪行皦皦兮女之傑身五福兮名不滅

故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墓碑

楊榮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志道閩之先輩君子也其德義學識為當時尊尚予恒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公之孫隆以前刑部主事劉子欽所述行狀來請銘予讀之慨嘆先輩之不可

及尚敢銘公墓乎然以隆之請堅確弗可得而辭也按狀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始居古田之梅溪至公會大父世延再遷邑之雲津坊一清先娶廖氏生三子願興野俱幼而廖卒繼娶陳氏有賢德訓育廖所生如已出陳既有娠一夕夢小兒擎荷葉向月而拜覺而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燁煜襁褓中卽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難之以對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人訟其伯父逮于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得釋年十五承父命三寧德受學于韓古遺越五年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

不推許之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初任黃巖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教授淮南者十年王鈍石光霽皆其門人也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祖考皆贈官祖妣賴氏母廖氏陳氏妻宋氏皆清河郡夫人旣入

國朝拜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多所裨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共武己酉夏六月奉命齋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于朝且教其世子服三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誓首禮朝廷嘉之賜以教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



立碑其子暎昭奉江西叅政張君居傑所述行狀走京師請  
文余與先生有斯文之誼不可辭先生諱儼字若思世居臨  
江之新淦元末徙南昌先生天資穎悟自幼好學受經於伯  
父虞部員外郎汝器及游鄉校從郡中諸先輩講學若書若  
琴若詩文皆有傳授既長博極羣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醫  
卜皆通其說先輩皆稱許之以書經中洪武丁卯鄉試第二  
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松江華亭教諭以內艱去丙子改授長  
垣縣上疏乞近便養親 詔許之改饒之餘干自是著為令  
已卯以薦陞安慶桐城令壬午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聞先生名召試之稱 旨時授翰林檢  
討尋陞侍讀直 內閣 朝廷推恩封其父母妻室永樂甲  
申陞左春坊左諭德兼官如舊是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庚寅

上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皇太孫監國洪熙春以疾辭加授 太子賓客致仕此其歷

官也先生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

實學勵行檢以變浮靡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

暑不廢華亭長老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

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宰相城以愛民為本凡可便民

者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害傷民物

乃齋沐告于神虎遂滅跡表朱桐鄉墓俾民奉祀嘗督漕運

次三山值大風雪遇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援之活其被溺者

三十餘人捕蝗途中見饑餓病者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

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存活數百十人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江右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孜永嘉

黃宗豫福建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衆人遇有顧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未嘗以才智先人時論多之及兼宮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失必反復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過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爲祭酒以身率諸生奉守學規以圖成效一時人才翕然從化朝之公卿大夫咸推敬之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成邊先生爲言其情有可矜者乃得免先生雖掌國學 朝廷有大制作若纂修

太祖皇帝實錄及永樂大典天下圖誌諸書皆爲總裁未嘗去館閣令桐城時嘗爲湖廣鄉試考官其去取有公論在國學遇

太宗皇帝幸太學御彞倫堂賜坐講經賜賚優厚縉紳榮之

此其宦績也乞致仕 賜璽書褒美復其子孫賜寶璽爲道里費仍命有司給舟車還先生閒居北餘年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親藩禮遇之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而先生未嘗一言及私自處甚淡薄歲時僅足衣食嘗表許遜韋丹廟請春秋致祭修白鹿書院此其處退閒之有道也先生達於報施之理凡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貽患於人羣倫中有不合卽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能全交此又其守身之槩也其爲文以理爲主不尚辭藻所著有願菴詩文若干卷行於世考直翁累贈朝議大夫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妣王氏累贈恭人配張氏累封恭人嘗受命婦冠服之賜子男三曰玘早卒曰棟曰昭女六人曰淑柔適劉瑱曰淑熙先卒曰淑美適王恒曰淑哲適毛宣曰陽貞

適李超宗曰慶貞適孫景賢皆士人孫男四人譔詢訥詵孫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先生臨終命斂以時服嘗卜城南懸榻里爲壽藏明年閏七月二十五日葬之門生楊溥爲之銘曰  
繫古有君子觀光于 朝爲國之賓及老而歸儀式後學師道聿尊是爲鄉先生歿而祭於社噫先生其人也

故通議大夫工部右侍郎羅公墓碑銘

王英

太宗皇帝以聖神文武之德入正大統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政事尤夙夜孜孜廣求賢才以圖治理歲甲申廷策進士得四百七十二人取士於斯爲感而選入翰林績學以俟擢用者得二十八人當時以爲遴選之至與其選者吉水羅公尤卓然有所抱負者也公諱簡字汝敬性穎悟方七八齡

賦詩輒有奇句稍長受經於仲兄汝弘窮探博究旁及百氏之書學以大進補廬陵邑庠生遂舉于鄉第進士與選入詞垣是時嘉祥疊見朝臣多獻詩頌公所作長篇短章詞氣浩然超出同輩擢翰林修撰扈從 車駕巡瀋北京所經山川風俗多有歌咏九載陞侍講修

高廟實錄賜襲衣寶楮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公言時政十五事降雲南道監察御史且令掌道蓋公所言過直故降官然亦以其敢言有學識使歷風憲可大用也公執法持正理寃獄多平反者

宣考嗣位交趾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無功陞公工部右侍郎與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命諭賊可退

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與琦亟馳至其國宣  
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  
闕稱謝且請立陳氏之孫嵩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嵩已  
死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嵩死爾國人安可淫樂盡擊  
破其尊壘樂器時天晴忽陰雲起大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  
貢方物表謝還 朝督兩浙漕運奏減荒田稅糧陝西言邊  
地腴田爲權豪占奪致糧儲不充士有饑者命公往理之公  
効守將之貪暴者取田爲權豪所占者經度頃畝均與細民  
糧賦倍加邊儲充足增置倉庾立輓運之法省民勞力又奏  
置河渠提舉官專掌水利而邊臣不得爲姦利者輒加誣謗  
公還 朝言之詔勿問命公復往今  
聖天子卽位之元年西虜有寇邊者遣將追捕公督糧餉至

紅子城之地忽遇虜飛矢如雨中公左膊墜馬虜環聚以鋒  
鏑加其身欲害之一老酋與衆疑語良久乃舍之而從行吏  
卒皆被害方公之遇虜也運餉者遙匿草澤中見衣緋者數  
人在公左右若衛取之狀及公無恙咸以爲神助云公在陝  
又有言其多疾者 召還賜致仕及賜鈔給驛舟還鄉時正  
統三年五月也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終享年六十有八訃  
聞

上遣官賜祭墓里之竹園陂山考養蒙先生墓之左也公質  
脩偉多髯剛果善裁制繁劇與人論議或異已輒叱咤而其  
中坦夷不匿宿憾事親孝謹處兄弟和教子姪嚴交朋友以  
義爲詩歌文章下筆如長江大河滔滔不止遺藁悉藏于家  
羅之先居錢塘中葉諱輯者爲吉州刺史因家郡城之印岡

再世徙吉水之桃林宋寶祐間諱某與其子某同登進士所  
著有鶴林玉露傳於世至公之曾祖諱某祖諱時中俱有學  
行時中贈工部侍郎父諱養蒙號耕樂翁工於詩詞累贈通  
議大夫工部侍郎妣李氏與祖妣蕭氏俱贈淑人公娶李氏  
蕭氏子四人數先卒次敷敏致孫男八人曾孫男三人曾孫  
女二人公致政而歸也杜門不出以吟咏爲樂而鄉人以公  
仕久多蓄積蓄於散金及沒棺歛之外囊篋枵然皆歎其操  
守不可及也公之諸孤既奉狀以墓碑爲請而從子孝感縣  
令勉學來京師泣而言曰先叔教養諸姪其恩不敢忘刻碑  
當竭力其請益至予與公同年同選入翰林同官于朝朝  
知最深誼不敢辭銘曰

於皇

太宗聖德隆崇儒用賢昭治功詞苑濟濟來羣龍公志卓越  
先奮庸擢職太史文最工播厥歌頌聲泯泯一封諫疏達  
九重要簪笏角馳青駘臺端凜凜生威風司空貳卿品秩崇  
持節遠歷銅柱東蠻酋稽顙俱服從經理西陝勞厥躬田疇  
均一兵餉充中遭醜虜如聚蜂神庇公不罹其鋒歸休林壑  
巢雲松安榮佚樂以今終竹園山高馬鬣封巉巖千仞石可  
鐫刻銘昭德垂無窮

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墓碑銘

錢習禮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首下明詔搜揚側陋思得天下材  
等之士以共新治道而尤嚮用儒術永樂癸未廷試取士  
四百七十二人在位二十二年凡以科取士而咸稱是科得

人爲最盛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李公昌祺其一焉公少負材器志於用世繇郡學生以明經取進士第簡入翰林爲庶吉士性素介特至是益自檢飭達官勢人未嘗謁之私第會修永樂大典禮部奉詔選中外文學之士以備纂修公在選中例凡經傳子史下及稗官小說悉在收錄與同事者僻書疑事有所未通質之於公多以實歸推其該博精力倍人辰入酉出編摩不少懈退復以其餘力發爲詩文應人之所求者皆典贍非苟作隱然聲聞館閣間書進被宴賚擢爲禮部主客司郎中部凡四司主客視他司最煩劇官難其人公以明敏濟之不怠劇治其間庭無留事退視其私一室孑然無長物俸不足以供費泰然不以屑其意堅苦礪節時流少與爲比尚書呂震有巧佞材倚被

主知狠愎自用專以嚴憚下人羣吏莫敢仰親慢易僚佐少忤其意者輒中傷之衆皆側目而待公特異有所承稟色詞俱溫始終不少衰 駕幸北京

仁宗以皇太子監國兩 命權知部事行在吏部奏藩憲員

關

太宗命簡兩京朝臣有材望者補之

仁宗舉公等若干人應 詔宴于禮部予道里費至卽陞爲

廣西左布政使朝野榮之廣西地極南徼谿洞犛獠時出剽

掠邊氓苦之公至而威望凜然狙伏深阻不復出爲民患境

內晏安政務脩舉尋丁外艱去官吏民皆追思之服除入覲

仁宗在位言于朝曰此佳士良不易得在列竦聽退而相與

嘉歎不已先是河南連歲旱蝗民多死徒

太宗震怒被災郡縣有司不以土聞者悉逮寘于法思得人  
以撫安其民改公往涖河南被命卽就道既至宣布  
主恩䟽滯舉廢拯災卹患憫下窮繩豪猾去貪殘方岳之政  
所當舉者悉盡心焉質明起眊事日入方息居數月政化大  
行聲績茂著後丁內艱歸服喪河南存饑本司累奏起公治  
之

宣宗命奪喪乘傳赴官爲治如初勤勞倍之因感風疾往往  
增劇不待引年堅乞致其事詔報可之既歸而先廬僅庇  
風雨服食清約如寒士伏臘不充處之裕如君雖密邇郡城  
足跡未嘗至公府守長於政務有所咨決極言無隱因其言  
民陰受其惠者居多病間輒書不去手吟咏自娛遠近有求  
文者應之不倦一日疾革遺訓二子惟以力學脩身爲言餘

無他語翛然而逝時蓋景泰壬申二月二十五日距生洪武  
丙辰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有五公諱禎昌祺字也僑菴白  
衣山人運甓居士其號也李氏世家金陵宋南渡有諱義者  
仕爲郎中扈從隆祐太后南上留居吉水之烏江元時諱某  
者烏江徙居郡城之吉陽門又徙今之螺川巷因爲廬陵人  
曾大父道華大父充國皆隱不仕而以行義稱父伯夔力學  
工詩名聞當時母劉氏公生資稟英悟早卽嗜學成童屬對  
賦詩語出驚人弱冠爲文藻思溢蔚有老氣不惟一時材  
俊若禮部侍郎曾公子榮輩相與頡頏名聲不相上下鄉之  
老成人亦皆駭其文識謂必顯於世平生所著詩文有藁若  
千卷藏于家平居孝弟友順出於天性恤孤赴難皆盡其力  
元配艾氏繼配劉氏皆有淑德艾氏早世女一人以妻郭孚

俊劉氏子二人長曰宣次曰定篤志力學克傳儒業今補郡  
學生將決科取士矣女二人以妻陳雅量朱貞符孫男五人  
女六人墓在縣之紫雲山招義院之西從先兆也定奉事狀  
來謁銘以刻諸墓隧之碑於乎昔之所謂大臣者委身徇國  
夙夜憂勤以任天下之重違恤其私故宋杜正獻公身至大  
拜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范文正公晚參大政妻子  
僅給衣食至其歿也家無以爲喪公任牧伯身寵家溫固其  
宜也而乃俛盡厥職空乏以終其身所謂貴而能貧揆之二  
公夫何媿哉眠彼顧利冒恥不爲公議之所右者其賢不肖  
何如哉因定之請論次公之里系官閥踰履之詳爲銘以刻  
諸貞石又何媿詞銘曰

聖明御極宵旰渴士

天心純佑俊乂雲萃奮庸于

朝布列有位効其智能稱厥任使公起茂科立躋顯仕兩展  
大藩所至稱治去其煩苛並以簡易招徠罷坻奠安田里震  
疊遠夷綏靖邊鄙惠洽羣黎威憚健吏威惠並施本仁輔義  
夙夜孳孳弼成化理先民有云國之利器牖下告終得正而  
逝螭蟠豐碑表厥墓隧昭其民庸垂示永世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三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三  
墓誌

故江南等處行省都事追封丹陽縣男孫君墓銘

宋濂

君諱炎字伯融姓孫氏金陵句容人曾祖某祖文嗣父顯卿  
皆為儒母洪氏君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於書少  
所不通喜雄辯累累數千言常窮一座人人莫不畏其口長  
於歌詩元至正中天台丁君復同郡夏君煜皆以詩名君遊  
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下筆一掃百紙可立盡  
辭彩爛然驚動江東雅好飲酒常與夏君對飲賦詩各務出  
奇相勝每得一雋語槌案大呼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當時  
豪傑間出遊四方君既以氣自負常輕視輩中常自

許曰孫炎豈齷齪輩伍邪然卒無容之者竟困而歸歲乙未  
今上皇帝渡江來金陵開江南等處行中書省聞君名召見  
與論君陳元運將終勸上延攬智能士以圖大業

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慷慨激烈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  
重以為可用戊戌從征浙東以勞擢同知池州府事尋改池  
為華陽府即拜君為知府皆有聲明年十一月召為省都事  
會處州降擇鎮安之者咸以處在山海間盜賊憑結非君莫  
可治上亦才君入省月餘遂命為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  
柄悉委之不取中報且以省符未署者付之聽其自辟任君  
疋馬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老酋黠蠻狼嗥虎踞不奉  
官府約束君至坐廳事驅城中民跽階下諭以元將亡及  
上起兵意謂民奉法則生否必為塗粉語甚剴切民皆叩頭

流血誓不敢二心退則轉告其鄉民以為孫使君仁且武不  
比舊官可玩狎君亦下檄屬縣徧諭之由是投兵來降者相  
繼于門數月皆化為良民君復擇其驍勇者練為兵時時肄  
習之拔其服眾者為長有寇則率以禽寇事罷散歸為農有  
所警發馳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後姦吏巨族素驕橫者斂  
手吐舌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皆縮氣屏息  
如臨其家郡民賴以安皆謂得孫使君治郡晚時上欲用人  
而秀民有才能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匿山谷中不肯  
出君患之鈎致一二人問有才者為誰今皆安在錄其姓名  
為書遣使者招之而劉君基章君溢九為處士所推劉君最  
有名亦豪俠負氣與君類自以仕元耻為他人用使者再往  
返不起以一寶劍奉君君作詩以為劍當獻之天子我人臣

不敢私用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劉君無以各  
遂巡就見君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峽畧無疑滯  
劉君乃深歎服曰基始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  
望也君既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兵與君壬寅  
二月苗將賀甲李乙叛襲君而所練卒亦應之君無援被禽  
幽空室中列卒環守脅君降君給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  
賀李知非其本心恐留自遺患遇夜以燭鴈斗酒饋君曰以  
此與公訣君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歎曰嗟乎丈夫乃  
爲鼠輩禽然我死義爾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嗔  
自擬之君飲酒自如食竟叱其解衣君罵曰此紫綺裘乃  
上賜吾者賊勿解吾當服以死引枕而卧賊俟其睡乃害之  
時某日也年三十又幾事聞上嗟悼久之是年某月日以

其喪歸葬金陵南門外聚寶山之陽後二年贈徵事郎戊申  
上即帝位念君死事之忠追封丹陽縣男仍命有司復其家  
君先娶王氏初國兵入金陵不屈死生一子毅繼平氏君事  
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有古烈士風遭時遇變所爲可稱道  
守死不二卒成美名可謂俊傑雖位不大顯生不永年然忠  
義之士當與天地長存不足爲君憾也君所爲詩若干卷門  
人蔣敬編次傳於世銘曰

元季政亂盜若螽蟊戈矛相劉河漢紅江淮中間飛一龍誰其  
輔之惟群雄維時孫君起章逢齒牙差差萬劔鋒陛前論事  
聲震鏞帝一見之爲動容俾知大府佐幕中鋤姦剔蠹刑  
罪功括蒼告降內猶誑詔君持節總兵戎疋馬三矢韞一弓  
徐行直入如涉空群酋禁伏偃且恭大開城門滅遂烽口宣

檄告俊頑兇敢有弗俊屠其宗銷兵鑄鐵耕以農生民有如  
魚脫罾拔諸水火哺殮饗莫徭內蝨據崇墉乘其不備襲且  
攻君氣吞賊兵力窮長蛟在陸制蟻蝨仰天叱月月為東義  
不負國狗以躬游鬼上天化白虹下壓賊營賊眼朦大軍四  
來若雷春折骸解項殲彘從死事上聞帝哀恫贈官復戶  
頒爵封生氣燁然薄蒼穹生為偉人死則忠位卑壽嗇名譽  
豐脫令耆艾登侯公死而無聞鬼猶悞取彼棄此孰繼洪史  
臣焯行鎮幽宮名與天地期無終

元封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鄭彥

貞甫墓誌銘

嗚呼大同之世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不必藏於己  
力惡其不出於身自大道既隱情偽日滋此尼父所以有不

及見之嘆雖然秉彛天性亘萬古猶一日縱時有汗隆而其  
道則未嘗泯滅有若浦江鄭氏非一家之三代乎其七葉之  
長彥貞君非三代之英乎彥貞諱鉉彥貞字也其家自宋南  
渡初即合食為義門迄今已歷十世宋元二朝國史皆為立  
傳家教脩明有遺範二卷俾奕世守之彥貞嗣主其政益窮  
躬畏謹正己以蒞物或行其所未至或補其所不足家人翕  
然遵化一堂之上雅雅雍雍動逾千百指愛無不均也情無  
不一也不知孰為親而孰為疏也視其貨泉則錙銖皆聚於  
公且曰我惡敢私也察其事功則群趨而競赴又曰此吾分  
當然也爾何與哉雖甚勞弗懈義浹仁孚和氣充物四海之  
庶莫不聞知過其門入其庭者神暢心怡而鄙吝之萌銷沮  
無餘退而有言僉謂昔之義居如樊楊張李之流誠所不及

而益重彦貞君之善繼先志也彦貞自幼沉毅端慤屹然如成人雖朋舊不敢狎視語一近褻輒白眼望之聞人有輕已之言輒自責自厲惟恐如其料及壯主貨財倡家意其易惑百端傾誘之每正色叱之使去倡大詫曰此鐵心石腸人也彦貞事父盡孝父病在枕席其妻卒不敢哭強顏乾笑以奉湯藥竟不使之知後八日父亦卒彦貞哀慟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鬚髮爲之盡白及至終喪外舅張必慶憫諸甥輩策無依力勸其更娶彦貞謝曰鉢見後母肆虐戕賊骨肉者多矣忍令吾兒陷之邪不聽彦貞年未四十君子義之時天下承平衣冠萃于燕都翮然出遊以充其見聞揭文安公僎斯在禁林黃文獻公潛居成均二公以文辭鳴當世皆折行輩與彦貞交論文談詩或至達旦不休一時士大夫見彦貞

方嚴皆敬憚之或酣酒以歌聞履聲卽斂容正坐不敢吐氣自時厥後彦貞仲子冰與從子深同講授脫脫太師家彦貞爲書數千言陳時政之弊并令進於太師太師多采而行之彦貞尚風義舊與叅政忽忽魯沙游其子爲武義宰免官留武林貧不能自存彦貞延其家十口來浦江給衣食三十餘年隣有瞽者跛者彦貞養之終身每夙興告饑者填門彦貞積餘飯親携簞分餉之至五不厭元季兵起州郡俱繹騷大將數統兵入境服義門名曰戒士卒毋敢犯樞密判官阿魯灰帥軍五萬一夕驟至奪之以廬舍以居二十里之內雞犬牛羊盡弊彦貞說之曰明公非以太師之偏裨乎太師征高郵尚以無罪去國况明公之士女十恣行不道乎脫有一人言於朝不識明公將何以處之阿魯曰灰愕然曰業已如此爲之奈何彦

貞曰爲明公計者甚不難浙東據山阻海其民頗柔馴易制  
明公誠能撫定而綏輯之俾他兵不敢東向執政柄者尚敢  
以嚏咳相驚乎行且錄明公之功矣阿魯灰不覺屈膝曰非  
公不能聞此言命左右致東帛爲謝明日下令啓行一軍肅  
然曾未幾何國朝大兵取婺州彥貞携家避入諸暨流子  
里時李曹公文忠統兵不過嘆曰此義門也今世罕見之躬  
爲高鑄而去事平遣帳前先鋒率民兵二千護其家歸浦江  
人以其爲彥貞積善之報云彥貞年七十以甲辰之歲四月十  
四日終于家其月二十八日葬于諸暨州桐山鄉宣山之原  
家庭內外不問服之有無咸嗚嗚哭哭則盡哀一縣之中若  
宗黨若姻連若三農百工若卿士大夫皆素衣冠拜哭哭亦  
盡哀傍邑之賢者聞之亦竊哀之曰是家實無愧於三代使

尼父生於此時未必不樂道之今其七世之長亡矣董漸  
益吾屬將何望乎嗚呼此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彥貞之  
是者必有在矣彥貞之先自歙遷睦又自睦來遷其詳見諸  
譜圖記同居初祖諱綺字宗文宋乾道中賜號冲素處士朝  
請郎守郎中晏穆爲銘其墓父文泰植志不屈入下設施運  
量大能昌其家文泰乃青田尉德璋子出爲伯父德池後德  
池之父致則處士曾祖也妻張澄有婦德敬夫如宿沒齒無  
一言相加遺男子五人長漢才優識精雖不大聲色子弟莫  
不畏之量入爲出而其致用恒裕如也次卽泳通經而有文  
累官從仕郎温州路總管府經歷得封彥貞江浙等處行中  
書省左右司都事亦階從仕郎次湜東陽丞人謂才如長兄  
次漢江浙行省宣使次滌庶出也女孫一人歸東陽蔣嘉亨

孫男十人植榦榘模格棠木杲柯女八人其二適嘉亨之子昭  
及其從子明其一嫁同邑張宗餘皆未行曾孫男八人壽燿  
炎焦煇光熒燄灑也不敏與彥貞有連而彥貞子若孫又皆  
從灑授經其相知實深然而宦游南京彥貞之歿歛不得憑  
棺窆不得臨穴將何以釋其悠悠之思唯紀載群行鐫之樂  
石可以垂聲光於不朽貽矩則於方來是猶可爲也於是不  
敢讓姑狗漢等之請而爲之銘銘曰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風氣敦庀臻于大康異體同心情無不  
通此謂醇熙三代之英世遷俗殊道德淪喪紛臂借耨秦法  
之涼肝膈充室形骸閉藏愴我寤嘆涕泗霑裳彼美鄭君沉  
毅自強上承奕葉合族共煬內教云飭外政復襲規重矩疊  
適有耿光曷以致茲曰率其常或歛以舒或翁而張有子將

將有婦洋洋無間戚疏萃于一堂孰爲尊章誰爲父兄至和  
不昂矣有吟封倘涉其庭煦如春陽浹人肌髓薰爲善良久  
亦有言此爲世防非君之賢吾天襲其芳韻之斯何旣明且剛  
以仁爲食以義爲漿豈能使昭枯槁再榮百鳥喧啾忽見鳳  
凰宜覽德輝西東翱翔豈意鍛翻竟歸冥茫載者亡車渡者  
失航瞻望弗及盡然感傷仙華叩叩浦汭湯湯緬懷德人何  
日而忘

故詩人徐方舟墓銘

庚子之夏

皇帝遣使者奉書幣起灑於金華山中時則有若青田劉君  
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溢同赴召遂出雙溪買舟泝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

濱揖劉君而笑且以語侵劉君亟延入舟中葉章二君競未  
謹謹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黥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  
問於劉君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邪劉君曰此睦之桐  
廬徐舫方舟也濂故聞方舟名亦起而鼓譟為謹共酌酒而  
別聲迹不相聞者久矣自時厥後葉君出守南昌歿于王事  
後五年章君為御史中丞以卒又後十年劉君亦官至御史  
中丞受封伯爵投老于家復以一疾不起又五年濂亦乞骸  
骨還山白髮垂領頽然成老翁矣今年冬來朝

京師忽方舟之子膺持中書舍人史靖可之狀來謁遂道之  
銘則知方舟之死歷一十二年矣嗟夫人生如寄石火電光  
真不堪把玩如此良可悲哉濂因語膺以舊事為之博論者  
之乃序述其事曰方舟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

劍尤善毬鞠之戲視拘拘法度士如無物稍長幡然悔曰此  
豈君子道哉即從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操觚為文輒爛然成  
章已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蟬出入於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  
生貴適意盍習古歌詩以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  
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  
滕元秀世號為睦州詩派方舟悉取而諷詠之鉢肝歲賢期  
超邁之乃已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也  
方舟猶以為未足出游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功而詩道  
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君天爵聞其賢力欲薦之方舟  
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紱邪竟避去築室江臯日苦吟於  
雲烟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回自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獨  
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

季兵亂益韜閉不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有瑤  
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于家云方舟平  
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尚風義宛陵  
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方舟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  
則擇地藏之久而弗懈事平具巨舟載其還家至正丙午正  
月九日方舟以疾卒壽六十八其年某月日葬于某縣靈山  
之原君子稽其自號題曰詩人滄江徐方舟墓表其志也方  
舟高祖某宋四川制置使曾祖某某路提舉常平公事祖某  
始自淳安遷桐廬今爲桐廬人父子奇元中順大夫平江路  
總管府治中致仕妣皇甫氏妻張氏有婦道前二十九年卒  
子三人長曰行岳世次曰鼎次即膺以文學受薦授淮安桃  
源丞女二人適某某孫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未行瀕謂君

子出處固立志之不同然亦有命焉當劉君之出也銜方舟  
以隱自高數欲挽起之會有故而止方舟獲終老於山林亦  
豈偶然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  
情乃歷序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曰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愕可  
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觀化魂無  
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虧

### 張府君墓誌銘

無錫有卓偉倜儻之士曰張君飛卿身長七尺面如頰玉盤  
雙瞳炯炯照人鬚鬣奮張見者爲之改容然氣岸孤騫不同  
一世側媚士雖當時貴人言不循理必面折不少貸或譏君  
疾惡太甚君曰天生我口所以出言也當言而反訥惡用口

爲元之季世僞吳張士誠據姑蘇而無錫相繼陷髡黥盜販  
之徒首纏絳帕手執戈矛巡門嘯呼民情洶洶恐旦暮有屠  
戮之慘君曰避寇路絕奈何捉筆大書邵堯夫聽天吟於屏  
曰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隣曲來問計者  
君不答指以示之君子以爲知命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士誠送

京師遣豫章侯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  
欲聚土孽固守太傅再命使者諭略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  
令胡公曰卽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五老父往見天  
祐楊言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  
將誰爲况未必能守邪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靡粉一  
城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孰慮之天祐泣恩良久擲帽於地

曰誠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  
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只尺  
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明公奉揚天威  
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爲生民  
請命惟明公加察焉胡公覩君氣貌非常言辭慷慨喜曰  
君誠福人也城不受兵宜也遂命君還君叩城門曰亟開  
吾事濟矣闔吏啓關而入天祐出降所活數十萬人胡公去  
民爭聯帛爲帳賦詩詞餞之君皆爲作行草書鳳舞鸞翔人  
以爲不可及初君贅女氏沈福家沈賢而無子君養其夫婦  
甚親而尤馬孝二親敦愛昆弟田宅悉讓與之弗問君有志  
事功當路忘其峭直不敢薦其大父居仁尤負氣不羈元至  
元中江南皆附有官福王府者以賣降授官出入騶從甚都

會夜歸居仁適前行隸卒屢呵止之居仁張目叱曰斫頭賊斫頭賊既言爾主矣尚敢爾邪反足蹴碎紗燈籠官恚甚執送縣令欲斃于獄縣令命吐辭款驚曰此奇男子也釋之父顯有先人風隱居教授非類不敢近或者謂君之抱負濡染家庭為多君嗜學不倦酷愛孟軻氏養氣之說反覆為諸子誦之援毫為聲詩須臾成章皆有可觀而未嘗存藁生二子長壽溫潤如玉博學政古文至正末連中鄉貢進士舉入于國朝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累官禮部尚書次女一歸輔孫二訥與訖也君諱翼飛卿其字卒于洪武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壽六十九以其月日塋惠山西南張山之原嗚呼傳月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君以剛明正直之才雖不為時用言之間活數十萬生靈之命陰功在人者甚夥宜其嗣人

位司喉舌而秩聯六卿也天之施報豈惟是哉貶封所及漏九泉不至於公侯吾未見其止也銘曰君子之學養氣為先氣之浩然其直如弦有若張君剛烈之姿嫉惡如仇白眼望之曷以致斯訓自祖父彼賣降者叱之如鼠干戈續紛孰不禡魂死生聽之謂有命存萬雄師自天而墮泰山壓卵城無不破何哉老羆猶欲跳踉言龍言之俾出就降乃縋南城乃謁轅門為民請命如救溺焚片辭之間竭盡始終漫漫殺氣變為春融昔焉螫螫懼為白骨今也嘻嘻冠衣有秩活我者誰咸言君功告厥子孫以傳無窮天道可徵君有賢嗣朱衣金魚出入禁禦惠山之陽張山之原有蔚者阡英風肅然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王禕

皇朝文獻通考卷八十三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于

天子曰臣之父晉母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  
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母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  
而母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願臣無似獲事陛下此者推恩  
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去鄉邑日久儻賜之告  
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

皇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之者良至仍勅儀禮具祭物  
給之公將行以母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等禱禱不敢  
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  
里石港王氏為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  
夫人晉之配資善太夫人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  
領之母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里黨莫不稱

其賢至正壬辰干戈併擾饒信首被兵明年有友丞公奉  
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之際母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  
衛鄉里會

皇上徇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  
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慕之情日  
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下者筮  
之其繇辭曰非巖即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  
桃源山即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  
夜號者三日既乃得其地居人吳海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  
不能行即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  
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  
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即其地禮葬之

夫人之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即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  
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  
手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  
固無間於存之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馳  
息錫命賁及身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  
雖遭事之變而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曰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建貞有我  
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乃寢魄北城  
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  
天子有命禮賁終龍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命實  
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孫積慶所鍾春雨在萃秋霜  
上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謝節婦墓銘

節婦謝氏諱散金華人也謝氏儒家有女不肯與凡子擇所  
宜歸得同邑吳履字德基以為壻節婦性剛而質柔居  
不妄嫉笑勤儉以治家而事舅姑奉賓祭舉無違禮為儒  
學官宦游於外其得無後顧之憂者節婦內助力多歲  
已亥大軍下建德勢且東節婦語其夫曰亂將及為走  
避計先事弗圖後悔何追察其夫意猶豫不決則盡不  
歸我母家我母家有深池萬一事不測當有入水死耳義不  
身受辱也未幾蘭溪破亂兵四出剽掠而履適他往節婦携  
男女走入金華山中途失其幼男號哭求之弗獲而兵且至  
自度不可免行至向塢巖險處以幼女投巖下身繼之而死  
十月七日也死十餘日履以物色求之得其尸叢棘中面猶

如生遂祔塋向嶺先墓之次於是得年三十有九矣生男五人今存者二曰穎稚女二人今存者一曰媛適張惠既塋德基屬其友王禕爲之銘王禕曰嗚呼頃歲以來天下大亂彝倫之斁甚矣自學士大夫猶不敢望其盡節而况於女婦乎當是時謝氏乃能秉節以死賢於人遠矣銘其曷有媿辭銘曰人孰不有死死其難乎烈烈節婦處死爲安乎豈躬之弗恤將歸全乎貞名懿標圭璧其完乎倫紀用以立不永傳乎勒銘昭之茲鑿觀乎

黃菊東墓銘

謝肅

宋季朱子理學既行于天下而明士猶守楊文元沈不獻二公之說及文潔先生慈溪黃公稽經考史一折衷於其子著書滿家於是士方翕然向風盡變其所學始知朱子有以繼

周程而接孔孟實文潔有以倡之文潔歿其季不蘊菴先生彥實當宋之亡元之興以家學教授明越間與韓莊節先生明善袁文清公伯長相友善士而授業其門者或明經行或摘文決科皆卓然有立若餘姚菊東先生其一也先生諱珏字玉合菊東其號姓黃氏世居剡高祖諱某仕某州別駕徙餘姚之四明鄉而家焉祖諱雷字震卿妣不父諱士儀字正甫妣舒氏先生天資廉靜朴厚八歲始能言言已中節於時喪母哀毀如成人出就外傳雖大寒大暑雞鳴必起盥饋而誦習至夕則秉燭對卷不知急雪之打牕而飛蚊之啞膚也十二三祖令說所讀春秋謬於經旨祖慨然曰吾欲爾紹儒術乃若斯邪遂身親教之至十五六從不菴受蔡氏尚書以求二帝三王之心研極根柢既有所得而郡邑巨

室爭致先生于師席遂客授者餘四十年中間屢試江浙鄉  
闈不一售則又嘆曰明經豈專爲決科哉况得失命也遂刮  
絕仕進意然未嘗一日舍書不觀尤喜翫邵子皇極經世書  
指趣精妙貫徹天人有以自樂嘗曰天人之理微邵子能推  
帝王之道大蔡氏能解然非朱子訂定而發明之愚亦何能  
窺見彷彿邪其爲學蓋至老而益勤先生有同母兄璧庶母  
弟瓊瑤玠庶母說先生先生失愛於父而孝友益篤于無間  
言父令諸子析爨先生於家嘗悉聽諸弟所欲義無新色  
及父歿囑先生以後事先生治父喪所費皆出不取于弟  
人或難之先生曰從先人志耳尋常中語及母夫人報弟泣  
不能食歲時祭祀必極誠敬每自誦曰父子兄弟天屬也其  
可以死生而貳其心乎有富人兄弟以嫡庶分貲產不均第

欲據他事訟兄醜致其罪先生沮之再四弟聽則怒之曰若  
卽訟陷兄死地何面目入祠堂見祖宗乎况若子孫指書不  
此戴天禍可則乎必若所爲吾絕交矣因感泣而止其兄聞  
之驚曰微先生我家幾破爲置田宅以奉先生先生曰吾言  
義也不可以圖利終不受其所行類如此先生去服飲  
食給於學徒晚益空乏且末疾所纏未嘗恣嗟胸然唯  
誨人以善日益懃懃壻劉景祚居上虞白馬湖上延先生訓  
其子旣至與太原王萬石陳郡謝肅數爲文字飲以逍遙乎  
海雲山月間一不關餘事凡十閱月而先生之女卒哭之哀  
遂還海濱寓所 國朝洪武三年冬十有一月五日夜三鼓  
疾甚召其子熙命之曰吾歸矣汝善自持其身語畢正衣冠  
端坐而逝年七十一士大夫哭之曰篤學力行君子亡矣熙

奉柩以是月甲子祔葬於上虞建隆嶼先塋兆次遵治命也  
先生娶同邑宋氏宋忠嘉公諱師禹之五世孫諱某之女有  
懿範先生生九年卒子男一人卽熙能力貧事親女一人某  
卽先卒者孫一曰階在先生卒後生有詩文若干卷其道事  
理大抵由蕙菴以沂慈溪者也又七年熙具行實踵門而泣  
請於余曰先生親舊惟吾子相知尤深而墓未有銘敢請余  
惟先生學有師承行為鄉表不及用於世而安貧守道以終  
其身令其子熙知讀書善治生買田築室以紹先志族姻朋  
友咸稱其能又能顯揚先德不使無聞則先德為有後而天  
之報施之者其在斯乎遂銘之曰  
於學允殖於行允飭茲為老成式孝且友義信是守以表宗  
鄉帝王治體天人奧理探索孔明厥畜靡施自求新志斯

而享最美于石終百弗泐後人之慶

